

▲陳朝節義錄

●黎景詢

景詢祖汝獻。浮祿老辦人也。爲諒江知府。娶于唐安慕澤武氏之女。因以妻鄉爲居焉。詢充太學生少與青沔縣扶內社裴伯耆相善。陳末季祚篡位。伯耆在燕京乞師伐胡。明帝遣張輔沐晟等分道而來。伯耆爲先鋒嚮導。擒逆胡父子送回。明人拜伯耆爲參議。詢上萬言書于伯耆。略曰。「若能立陳後爲上策。僕願爲籠中藥物。任足下所用。爲陳祠官。爲中策。僕願執籩豆奔走。任足下所使。若貪其祿位。斯爲下矣。」則僕鈞寂耕閒而已。伯耆不能用。及其犯法。明人籍其家。得其書。詢變姓名避匿。後明人於我國設學校。詢往見之。明人見其才學。以爲教授。既而知萬言書乃詢所作。卽捕北去。其三子大顚、少穎、叔顯等從行。送至關門。詢與之訣曰。「一長當從二次且回奉祀。以報君父之讐。衆子慟哭拜別。」

詢與大顚至北京。明人詰之曰。「爾教伯耆立陳後。陰圖不軌。何也？」詢曰。「我南人志存南國。跖犬吠非其主。又何問焉？」明人送金陵獄。父子皆卒於獄中。

按萬言書與朱先生七斬疏皆忠誠所發。故胡公越鑑有云。「萬言之書忠貫日月。七斬之疏義動鬼神。」脫軒詠史詩云。「上庠琴劍一書生。三策惓惓愛國情。萬里虜庭終不屈。父忠子孝兩成名。」光賁有詩云。「趨庭禮樂講明諳。自厲懸弧壯志酣。蹇蹇匪躬誠叶。一拳拳許國策陳。三綱常自仁。他奚恤鼎鑊如飴死也。甘累世亦蒙忠義報。光前事業振天南。」

其後明差黃福在安南設場教學。以收我國人才。穎顯兄弟並往受業。黃福愛之。認爲養子。忽一夜雨雹壞牆發屋。明日黃福出城南玩。景口占一句云。「昨朝風雨家家頽壞舊垣牆。」以喻南國被侵。必致頽敗。叔顯卽對云。「今日乾坤處處發榮新草木。」黃福是個高見人。聞此句。望天嘆曰。安南已有聖王出乾坤。方南國復興。我亦不久且歸矣。二子盍往求之。以圖立功。叔顯遂依教尋至藍州。已見我太祖藍山奮劍。兄弟皆來歸附。未幾大破北兵。沐晟黃福等投降乞和。太祖從之。黃福北還。穎顯等餞師歸國。至交關告別。因跪請曰。僕等蒙先生教育久矣。今日回程。未審何時復領教誨。乞指示陰墳吉局。歸葬先人。是吾師之賜也。黃福曰。我非忘二子。試觀二子之志耳。前者留心一穴。在爾邑兌邊。枕木頭向金帶。日月扶肩。出使馬在其西。元正子午。我已埋下木板。歸而尋之。囑與子孫後有往使遲歸者。可使鑿這馬足。卽當還轡。二人拜辭而回。時我太祖已定天下。擇人北使。無敢行者。少穎以父兄之故。毅然請往。太祖許之。拜審刑院。奉陳情表于明。其略曰。天地之於萬物。雖有雷霆之怒。而生生之意。每行乎其間。父母之於衆子。雖有笞撻之教。而鞠育之恩。寔存乎其內。是以人有疾痛。未嘗不呼天地呼父母也。此臣之所以不能不瀝懇陳詞。以伸哀籲。并替代金銀二軀。各重一百兩。至燕京。陳於闕門。懇訴明人。恨我國邀殺柳昇之故。輒唾罵不問。拘少穎於門外。漆其兩目。不許飲食。時黃福入朝見之。知其爲少穎。常取麵餅藏鞬中。每過投之。少穎得以療饑。三月餘不死。明人以爲神。始受貢禮。使回復命。少穎因尋父兄不知死處。至于僧寺。見一遺藁存焉。卽將回本鄉。虛葬之後。少穎諫太祖忤旨。降吏部員外郎。光貢有詩云。

「壯年表表負高名。開創寅緣際聖明。侍橐頻沾鑾腋。近乘輶先擁使華行。王臣蹇謗忠兼愛天理。昭明困復亨。末裔只今循往轍。功成事濟是前程。」

叔顯有佐太祖定天下之功。由一夜回家欠點。不得封功臣。顯初爲長安知府。往祭丁黎廟。見楊后與二夫同坐。因具奏章斷楊后還後夫黎大行。黎太祖嘉之曰。卿之忠直不畏神靈。始遷大行。楊后于前廟公累遷陞諒山鎮宣撫使。主軍民部籍事。其孫狀元黎鼐。生下光賁。五歲好學。號神童。統丙辰科黃甲。仕歷戶部左侍郎。奉往北使。時有中使輔行。專奉貢物。假作金銀替代。潛取原物去。公不之知。北至南寧府。總督官啓發。見其非真。遂以事聞。皇帝怒。拘留于此。仍用蛤蜊殼覆上兩目。以漆粘之。謂之曰。瓶乳馬角。方有還期。公怡然自樂。不少動心。嘗於冬天日出時。輒臥一小床。曝於日下。明人問故。公卽撫其腹曰。我晒腹中經笥耳。明人使讀大學演義。公讀了一遍。不差一字。明人奇之。卽去其粘目。甚加敬重。公客旅中有撰述本社諸靈詩集。顏曰思鄉韻錄寄歸。

時明有舉人鄭洪震。與從人申克澤爲友。見公長於學問。卽入門受業。己未科省試中進士第。除廣東知縣。陞燕京主事。念其師淹留不遣。卽具本奏聞。明帝始厚遣之。因召至京師慰問。三月遣還。洪震卽設宴買歌。并綵銀致餞。公出使凡十九年。其家從黃福之言。始鑿馬足。至是歸國。陞吏部尙書。籍川侯贈太保籍郡公。人言公爲蘇武後身。蓋以其事之相類云。

◎ 南河捷錄（續二）

★詩選

盛璣黎亶著

○故翰林感興
其一
北風携手與誰俱。月色天山影共孤。
一日十時思故國。五更九夢到南州。
不能白水旋車力。空

作長安浪度夫尙有同犯公子在何堪垂淚嘆羸輸。

其二 當初恨不死忠貞千里崎嶇赴玉京箕子西行悲麥秀文山北渡嘆洋洋零山河舉目鄉情重鍾鼎撞頭世味輕遙望愛州何處是吾先列聖舊墳塋

其三 天將一帶阻河山二百餘年席久安逋隸有懷願聖澤具臣無口罵權奸不能絕墳夷齊鬼何事新朝溥質官回想先王遺澤在故寧殷義作周頑

其四 時分時合末之何南北從來是一家蕩定官軍歌鼓角逋奔臣子哭山河遙遙白鬢歸何處耿耿丹心矢靡他何幸天心早悔禍免教蒼赤陷干戈

○典謨訓誥唐虞三代之文也當時天子公卿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故文章常響於天壤之間隋陳而下皆有文集行於世何益於世豈如令德澤在人所以文不朽

★法度 兵制

兵有取之本縣卽宋山縣人其先祖從入順有功者有取之京人卽北河人不知貫址者有取之廣南俗謂之精兵有取之順化俗謂之優兵有取之蠻人凡諸蠻及各屬國人沒入爲奴虜者世世子孫不得著入民籍其親軍只用本縣外兵參用本處京人廣南順化內府兵或用化或用蠻其官爵寓祿自該隊該奇以上給民其餘或給錢粟米或給饒夫或給官田或給源頭巡司市渡稅其三軍糧每年發二期并發粟每年餘聖命行軍二個月餘十个月每月發市錢一緝粟一斛謂之三軍斛視內府斛稍大內府錢糧同上謂之內府斛稍小凡發糧逐月只據見數照正營子營各奇隊實數若干給發自癸巳以後廣南兵起兵數舊額多有耗欠亦有新立名號未經查收

○戶制 凡三年一小典。六年一大典。每營各有鎮守官記錄官。公同選閱。宋批簿內轉納戶部官著爲定額。其小典只閱十八歲及六十以上。十八歲以上爲成丁。聽民登籍。六十以上類汰。大典則通閱各項除另外消差。及各出差餘脚米嘗新節料等錢。遞年將臣吏割使本司一人名曰該收。同該徵記錄官及本堂本府員賊照收。內每府縣州各有本堂置提領提督該府府記錄該縣縣記錄並以地方豪長爲之。

○田制 本堂本府同該收。各照本縣村坊莊冊並附策及各族舊例徵稅。收田稅粟斛并田○米及附米替點等錢。大抵每社各有公田私田。一等田每畝徵收租粟四十升。二等田三十升。三等田二十升。所謂一徵四。二徵三。三徵二。大率如此。其田畝米視田租粟十分之一。一等田外加視米四升。二等三升三等二升。

替點錢以爲徵收寓祿。

順化廣南舊多公田。計率爲給。每社各分田分土。雖遇凶歉不至大饑。經亂之後。丁率耗損。田多人少。或自賣顧或自荒蕪。某社人率幸存見田。又爲富者所占。貧者無立錐之地。富益富而貧益貧。以致公租逋欠。小民流離。范阮攸嘗有單申願照丁數田額計丁授田。不拘舊例。使貧富各有口分田。以每率二畝爲限。禁嗣後不得相顧。

○兵民財三者國之大政。其軍三單。徹田爲糧。成周法度。已自公劉時周公制作。只從中斟酌而已。自古兵取之民。而民嘗困於養兵。周及唐初。寓兵於農。國無養兵之費。當時兵額亦未嘗缺。後來無兵可交。只是唐人不善變耳。唐以客戶逃移。漢以占田不實。詔會檢覈。州縣承風。多爲詐巧。百姓不勝其苦。我越黎衰之平補西僞之度。田民之重輕。視賦之多少。其弊殆甚於漢唐。

本朝一兵一財。具有成典。循守舊規。足以致治。只恐數加增損。或至於煩擾動搖。今若從中而斟酌之。選閱既定。一三既均。兵照舊額。而一歲而更。復周漢之更戍。唐人一日而更。恐失之數。則兵不待赦。而民力自寬。又令休戌。無得以附糧自贍。民何苦於旦暮來索之。煩田照常例。而五鑼一畝。罷陳氏之私田。民間業已賣買。姑聽仍舊。但徵租並照公田例。則租可量除。而徵科無損。又禁豪強。不得以債田自私。民豈有至貧富不均之患。如此則民安而國富矣。

○貢賦順化處洒泉沙杯洲。吒奔上蘇二嶠。每年例納雄象一隻。高五尺五寸。布幔二幅。火刀二十件。火石二婁。婁十五斤。卜同。白布二十疋。犀角三座。糯米一百婁。靜安州沈盆香襟二芒。每年納雄象一隻。白布二十尺。犀角二座。糯米一百婁。良辰冊。每年納雄象一隻。芒嶧道帆枕芒。納雄象一隻。布幅一幅。碎喂獲龍冊。納糯米八婁。廊總冊。每年五月納秘六百菓。廊欹羅襪。納糯米六婁。河泊十一坊。每年納已身稅有三項。一項一貫三陌。一項五陌。一項三陌。存漂水浮歐呵卑廊。魁廊農各冊。甘露孝江樓櫓牛脚圖。嶠尋岑各巡。並有土產稅例。

廣南處陀羅坊西。秋益納金茶雲。鎌戶亦納金真壇福慶納桂胡椒。碧灘岝納橄欖。存會安合和沙蒙坊禮茶烏瓢淡廊杖巴靈諸源。巡潭湊各處。並有土產稅例。

嘉定府稅衆十三場。多少錢粟。每場錢一萬貫。粟務三萬斛。艚箕源巡潭湊市渡。各錢殆七萬。存長大木各項。楨木板木及黃檀木。檜木烏漆大木。橄欖燈黃臘長舵船。例不可勝數。

河仙鎮三年一大貢。三千緡。一年一小貢。二三百緡。○九州貢賦。夏后初非科定。責於民。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存乎其人耳。苟得其人而行之。當曰莫善於貢。

◎財利 淨春營大江之右。粟庫一聯。以賦租所入充焉。在外長育庫。粟子十五間。安宅庫粟子七十六間。鹽十四間。來格庫粟子三十三間。石翰庫粟子三十三間。四庸隣公南來時現存一百九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官鉢。月盈庫一

聯。時賴上流一聯。渡浹上流之左一聯。其餘不可勝數。

嘉定稅粟十三場。每務所入錢者共十三萬緡幾。粟四十萬斛。海雲山之南有山名鉛山。山下有鉛場置巡。

大占海門。海中有長沙。名罷葛黃。自大占海門至沙約五六百里。濶三四十里。卓立海中。西南風則諸國船艘漂泊在此。東北風外越亦飄泊在此。並在餓死財貨堆積。每年季冬將船十八隻索取。
一云四月往八月回

此處亦產玳瑁。

大廣門之外。有劬勞哩山。山有民居。名安往社。多產鳳油。善織錦綵。又有爐軸山。山置油場。有巡美亞門。江上岸有鐵場。在爐鏢山上。岩瓢依其處有大山。分一枝山而降。兩江邊有山。山有金場。置巡于此。明良江邊上有一山。產銀。置銀場。核丸源。此處多有椅楠。或黃或紫。其黑者卽沉香。○天有五材。不可盡用地。有百物可常在民。苟上人知所以裕財之道。百姓富而君足。賦租之入。自不勝用。

▲南河捷錄卷之三

◎軍營戰陳 軍營自入順以後。景興壬辰以前。兵部舊額該正營。浮春子營 在外諸營。數幾五萬人。浮春營本端國公所居。號正營。大江兩邊各置船廠。夾大江是呈沛江。兩邊亦置船廠。大江之左有象槽。右有粟庫。 大靈江。俗號滻名。屬布政州。南岸設屯聯絡。守備甚密。有警每屯發銃三聲。夜

則焚火臺輪至柴壘。柴壘壽康浮宗諸屯兵共三千人。葛營屯兵六百人。海門外關腰每灘各置船十隻。會安庸左右屯兵二寨。每屯各一百人。凌渡門上流左邊屯兵一寨。涇莊門上流左邊屯兵一寨。各六十人。以上自壽康屯至永安屯見兵分屯近四千人存正營及在外諸營屯要害等處各留兵屯守應用如何須看登時分撥。

却說毅王鄭柞_{松之子}特差宰臣登郡公阮啓統領水步五萬兵進入化州渡梓江直進七日抵柴江三軍渡江至柴壘下日暮屯兵望見大軍蔽野而來走入避營。登郡傳三軍安歇山下。柴光炤天地噪噉之聲連綿相應大軍無可奈何。時永祚八年丙寅六月

九月師還。瑞公收還士卒分屯如故。丁卯年二月毅王傳清又二處開港五月自將往征化州師抵日麗海門數戰不利而還。癸未年夏時仁祚公襲位之八年毅王命其子鄭柞卽陽王帥師征化州布政州記作親征直抵日麗門以天熱而還。戊子年復命都督嘉郡公統領水步兵三萬浮海南征深入化州。仁郡公使其子福瀨迎戰擒統將嘉郡公陷三萬兵分置家室于南河各縣。庚寅年勇郡公襲位之二年勇郡公始放嘉郡并六十人回乙未年勇郡公自率水步兵二萬出布政州襲擊乂安七縣一州朝廷遣溪郡禦戰撤大奈橋。王師還駐永營丙申年陽王差寧郡公鄭璇爲統領與豪郡祿郡溪郡參督演岩侯水步並進駐奇華海口。勇國公潛出南界海門諸將皆敗走。鄭璇排陣奮擊以本命旗授督視楊湖湖先自乘象揮諸軍直進。璇督騎兵衝擊南兵敗走官軍夾擊于大奈橋殺傷甚衆。鄭璇回駐安場與南河諸將相持。陽王復命其子

鄭根卽康王同節制諸寧郡統領諸將進戰。鄭旼挾功自回安場。鄭根亦回扶隆。在興元縣辛丑年勇國公遣將來侵。陽王命鄭根進討。根遣統率黎時憲擊之。大破于安帖。又破于芙蓉。斬獲甚衆。鄭根進至日麗海門。盡復南河七郡。立營于河中府。畫界以守之。壬寅年陽王復自將親征。使鄭根董兵進至日麗海門。以糧匱氣熱班師而還。壬子年陽王以廣南久陷。復命鄭棟統領叶當郡公陶光饒規料布置。王提大兵直進抵布政州。委鄭根宣諭二處。統率黎時憲以本部梁登光武俊材乘夜奮擊于多客處。破之。王以順廣地濕。又值冬寒。士卒難久留。乃班師凱還。王師既還。自是不復過河中府。更嚴鼓角休題。

癸巳年秋。西山寨將僞岳反于歸仁府。占過廣南。爭海雲山。又安黎閩臣端郡公遞書回啓。靜王鄭森聞報。命上將曄郡措置邊事。諭之曰。南陲之事一以委公。或他已平賊黨。當托言此來。只防逸賊越境。致書道意而還。毋使生疑。更開邊釁。甲午年六月。兵發時嗣王卽位之九年也。王聞大兵南來。命長祿侯爲留屯營卽營避。統率守柴壘日麗海門。捷才侯爲布政營卽營垣。鎮守守厲弟山大靈江以備官軍。委庶兄成郡阮瞰爲監國。守富春營。親率水兵與國傳達郡張福巒出按思客海門以禦西山。暉郡公軍于乂安。南將在布政營。先以書招之。銀光侯陰遣其子阮文原潛來軍次。具陳兵狀。時南河兵將忿張福巒貪戾致寇。皆無戰心。每與西山遇輒潰。留屯布政等營強壯者調赴廣南。存留皆是老弱。羣情惶懼。捷才侯請犒師以緩之。乃使該隊貴祿侯勾稽兼隆子遞太牛三十隻。酒三十壘。糯米三十包。來布政軍次犒師。十月。暉郡率諸軍渡河。大靈江。船艘大小七百隻。精兵一萬四千四百人。銜枚進行。進據天祿營。俗號營買。該奇超良侯出降。暉郡進至典福庄。布政營鎮守捷才侯使

裨將慎祿侯以雄馬二匹來賀。公諭遣還是夜布政營驚潰。捷才與記錄葆光侯遁入同回壘。俗號柴壘布政營裨將褚才侯等皆降。大軍右支進至鎮寧壘。俗號柴壘下守將謀閉壘拒守。其衆不從。守城論政侯誠信侯勢迫出降。

曄公既取柴壘。乃差人偕褚才侯齎書往富春。以覘虛實。且遣兵進據留屯營。統率長祿侯記錄琢光侯出降。曄郡公率諸將從山腳道進兵廣平營。俗號營湛鎮守廉明侯水營參將信任侯並詣軍門降。初嗣王聞柴壘失守。乃括境內瓢船滿載金銀貨寶粟米準備航海。命其舅嚴郡鎮廣南營預築宮第以備巡幸。十一月曄郡進至胡舍社。差人詣富春言官軍此來祇因張福蠻罪惡及助討西山王見大軍漸迫不得已乃命掌奇霑隆侯阮福霑該隊蘇潤侯監送張福蠻于軍次。并齎黃金進納皇上及王上以求緩兵。曄郡公謂阮福霑曰福蠻雖擒。西山未殄。要當一往富春併力平賊不可緩也。乃爲書付之。霑隆侯自胡舍歸。王召將佐會議抗拒分差水步船艘象馬出按水陸諸要路。曄郡公自胡舍進行至愛子村。即營葛有老書生陳惟忠遮道獻詩願指富春催發。具言南兵不閑步戰。獨水師爲長技。大軍遠來幸勿爭其所長。曄公留之軍中。時嗣王已差正德侯統步兵屯福江社。與良福對岸。碩壽侯節制水師扼良福河津。俗號滄瀆列屯上自托磨灘下至三江匯。水步相屬。乃命該隊宣政侯阮福宜參謀成德侯黎文通致書于葛營軍次。宣政等來。曄公問以分兵屯按之狀。宣政托辭以對。曄公復爲書遣之。進至長生社。聞南河水師一支已出強江三岐。邀截糧道。卽密報水軍準備水戰。曄郡公移屯于良福社。差穎武侯出按殲江口。爲水軍犄角。十二月。曄公遣一支兵進迫良福江岸。立屯與南河對射。南河水師多死傷。水軍至強江三岐。不得進。曄公差體忠侯乘夜擊之。南河水師乃却。

餉道以通。穎武侯在城。南河步兵一支自芳榔來挑戰。穎武侯渡江迎擊。步兵退走。統兵正德侯自將步兵五百雄象二十徑渡良福河挑戰。暉公令徐徐引却以誘之。南兵進逼官軍中支營前面左右夾擊。北兵得勝。南兵爭渡浮橋溺死甚衆。正德侯僅以身免。大軍渡延涇河連戰芳榔多儀丹桂等屯。嗣王命該隊品評侯齋旨書往諭康祿麗水明靈等縣豪目軍民應義。將撓大軍後面爲衛左水奇所獲。事遂不果。正德自福江敗回。再阻拜答河拒守。自此抵富春纔二更。暉公率各支兵屯扶寧稍迫南屯。先差前部屯賢士河津與南河對射。南河節制水師暉王之弟即長郡出灤江欲襲後以截糧道。水軍進戰却之。暉退入三江滙。暉公差人兵分屯于灤江三岐以扼之前部。夜渡賢士河從上流而上分擊諸屯。暉公率中支接戰。統兵正德俟倉卒上象象跪不起。前部選鋒突至。正德俟遇害。沿岸諸屯皆潰。嗣王聞之委富春營下船往幸廣南。前部至富春橋。雄象十餘隻拒之。體忠侯揮軍直衝。遂入富春江。猶有戰船數十隻雁行向射。自夜達旦蠻戰不已。

乙未年正月。嗣王出溟海門。官軍追之。至思客海門。王已登岸。官軍尾躡不及。時廣南營尙有水步兵一萬。與西山相拒。暉公頓兵富春。差人往廣南營諭降。僞岳攻破廣南營。王遂舟于海。立其姪阮福暉為東宮。屯俱低以拒岳。嘉定將憲德侯遣船適至。王遂航海出洋。遇狂風。從船多覆沒。猷郡飲一作游。卽公族。阮福游與慎郡及元舅曠郡同守廣南營。王獨幸免。三月。暉公以海雲險峻。上中二道久經荒塞。下道有阮暉在俱低分兵守備。乃差穎武侯進向下道。與水軍牽制俱低屯。親督四支官兵從上道披山通路。緣崖攀木。冒雨而進。四月。前部進攻俱低右面中支右支閃出後面。俱低屯將知勢不敵。渡河而走。屯將爲西山所獲。士卒皆詣軍門降。國母阮氏玉球。外祖母阮氏嬌。在晦蔑屯亦爲官軍所獲。

年二十

南 風 雜 誌

王旣入嘉定營收台餘燼。進奪富安。連築長城。大壘各置巨銃。七月僞岳遣其弟文侶將督水師直抵嘉定。國王倉卒南行。却說德令到同犯人意協推有遺臣名敬。共圖興復。往往與高綿暹羅河仙女王客李等交通。以爲外援。丁酉年春僞岳○書云同犯之地六點方雄而阮公子爲衆所推。今雖未卽動兵。隱有凜然之勢。兼以名雲連相合。黨名敬素號崛強。現當侵擾富安事在緊逼。最爲傑黠。臣自客臘至今春相與抵敵。未遑返兵。三月岳親率羣弟三道進兵。自平順渡麻離江。一時並到同犯。德令遂舟于暹羅國。戊申年旋收嘉定。己未年進取歸仁。留東宮錦駙馬性守閹槃城。與西山相拒。親率六軍望富春進發。僞黨耀勇以大兵巨船結水寨于海岸。俗號添梓將步兵圍閹槃城城中糧盡。自焚。水軍適從海外生獲僞黨遊船三隻。迫令前進。以最著船隨之。直入西山水寨中放火。火烈風疾。西山戰船燒燬殆盡。下道始通。辛酉年克復富春。僞札北走。分兵守大靈江。命左軍黎文悅回攻耀勇。時西山船寨已被水軍燒破。步軍卒至下道無船。耀勇從上路走官軍由中路以攝之。遂擒耀勇。壬戌年五月百官交章勸進德令卽皇帝位。以是年爲嘉隆元年。獎率大軍直渡靈江。驩愛諸道所向望風迎降。六月大軍至昇龍城。俘獲僞渠阮札等十三道盡平。輿圖歸于一焉。

○洪範庶政八曰。師蓋兵所以衛國。誠不可缺。義兵應兵王者之所必有。若夫忿兵。貪兵。古今之大戒。我越聖宗南征時。石碑所題亦已悔戢。守成之世。克詰張皇。毋缺武備可也。志有之。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

「未完」